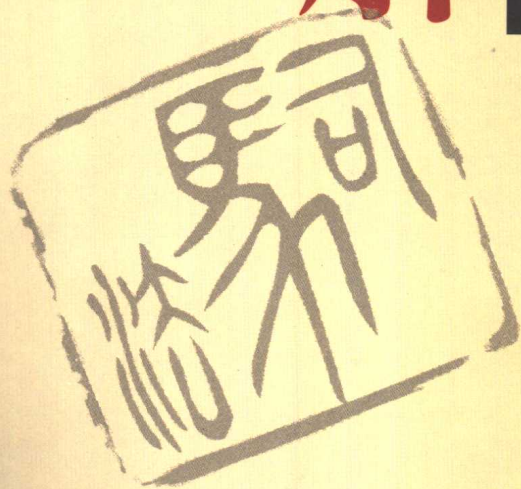


司马兵法

破解



解放军出版社

陈宇 / 著

司马兵法 破解

陈宇／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兵法破解/陈宇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797—X

I. 司... II. 陈... III. 兵法—研究—中国—战国
时代 IV. E89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989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80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26.00 元



司马穰苴与《司马兵法》(代序)

将星云集的中国古代疆场，司马穰苴在风起云涌中是一位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杰出总司令，其伟大就在于他点破了涵盖战争、战略战术理论的许多奥妙玄机。

星辰璀璨的春秋战国时代，司马兵法在兵学群英中是一颗其文闳廓、其义深远的耀眼启明星，其伟大就在于它引领了包括孙武、孙臆兵法在内的一代兵学巨著。

“司马”是权力，“兵法”是智慧，权力与智慧的结合，孕育出一部天作金典——司马兵法。印戳却并没有盖在穰苴一个人的名下，著作权属于先秦及以前历代诸侯国总司令这个群体。众星拱月，从书名到内容，《司马兵法》是真正地集体智慧结晶。

挑灯展卷，检阅“司马”，将星荟萃，蓬荜生辉。满身披挂的穰苴，飞列在历朝历代满腹经纶的众司马方阵之前，跃马奔驰而来。烟尘飞扬处，脆响的鞭声甩出满天的星斗，炸裂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兵河两岸，落地成千古至理的兵法名典。咚咚战鼓，掀动书页声声；踏踏马蹄，踢开史册层层；书名凸现，高立成一轮霜冷月，书脊闪亮在耸云千年兵坛；字句纵横，凝固成万尊兵马俑，字钉嵌缀在浩瀚万里长空。

知音对手喜相逢，
众司马联席打造精品，
——今夜星光灿烂。



一、司马穰苴其人其事

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陈、田氏族人，名穰苴，齐景公时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是中国早期的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

关于司马穰苴的家世，历代典籍记载不多，主要见于《史记》、《战国策》、《说苑》、《晏子春秋》等文献。司马穰苴活动的时代，一向有春秋和战国两说。《史记》本传说他是春秋“齐景公时”人，《战国策·齐六》则记载，司马穰苴是在战国后期被齐湣王所杀。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军事学著作，多以为司马穰苴是春秋后期的军事家。从现有史料看，司马穰苴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春秋齐景公时的将军，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陈、田氏宗族的支系子弟；一个是战国齐湣王时的当政者。战国的那个“司马”不是本书所要评述的齐国著名军事家，因此置而不论。

春秋晚期齐景公时的司马穰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知，但他主要活动于齐景公统治时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58年）则是可以肯定的。据《史记》记载，穰苴是“田完之苗裔”、“田氏庶孽”。田完即陈国的公子完，由于陈国公族的内部斗争，陈完在陈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2年）被迫出走齐国，时值姜齐桓公十四年。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地，后来又灭掉了莱国，土地扩至千里，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齐桓公在位时，国力强盛，曾经第一个成为中原霸主。陈完来到齐国后，在齐桓公手下担任“工正”一职，即主管工匠的官吏。陈完为避嫌，不再用故国陈姓，并因古代陈、田二字声



近，改姓田氏。穰苴显然是陈氏宗族的支庶。

陈完奔齐之初，齐国曾有人卜测这个家族“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从陈完奔齐到齐景公元年（公元前547年），中间经过了120多年的时间。以20年到30年为一代计，从陈完到穰苴，恰好应是传了5代左右。到了陈完四世孙陈无宇时，已官至“上大夫”。陈无宇生武子开与釐子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述陈无宇生子名陈书，陈书的孙子即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陈无宇的儿子“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此人富有政治头脑与权术手腕，“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即“小斗进，大斗出”，先以自家的大量器贷出粮食，然后以公家的小量器收进，它用这样的施舍手段给民众实惠，借以让利于民，“行阴德于民”，所以笼络了民心，争取到支持。陈、田氏族人还使自己市场上的物价相当便宜，以此招揽附近的民众，使民众都流向陈、田氏族人的采邑中。“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并最终取代姜齐而建立了田齐政权。

司马穰苴的生平活动时期与釐子乞大约同时而略早。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看，穰苴作为“田氏庶孽”，在齐景公初年的地位还较为平常，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或者担任过基层的地方官吏，他又曾经应征入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或者担任过中下层的军官。尽管穰苴早年不显山露水，默默无闻，但是陈氏宗族的背景对于其成长以及兵学思想的形成还是不无影响的。首先，由于穰苴与陈、田氏宗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本家族的兴衰对他来说乃是休戚相关的大事，他当然要站在本家族的一边，并在治军实践和兵书撰著中对陈、田氏所代表的新兴势力的立场与原则加以反映。其次，从穰苴的主要经历以及兵



学思想内容来看，他的确和釐子乞及稍后的田常等人的所作所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特别是在兵学渊源关系上，穰苴受本家族的影响极大。陈、田氏宗族在当时的齐国是著名的军事世家，穰苴的同族先人中不乏韬略出众、战功显赫的人物。如陈无宇，曾以智勇力事齐庄公，颇得庄公的宠信。后来在齐国内部的宗族火并中，他曾统率陈、田氏和鲍氏宗族的甲兵伏击栾氏、高氏及其徒党，大败对手，并“分其室”，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

与穰苴大致同时的陈书，也是一位较有名的将领。齐景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23 年），齐国军队征伐莒国，时为齐大夫的陈书曾参与其事，其间还独当一面，执行作战任务，立有战功。《左传·昭公十九年》生动地记载了这次战斗的经过：陈书出敌不意地乘着夜色朦胧，派遣将士缒登城垣，登上数十人时绳索突然断裂，陈书于是随机应变，下令城上城下的官兵齐声呐喊，虚张声势。城中守敌不知虚实，惊慌失措，望风逃窜。齐军遂兵不血刃地攻入城中。此役充分体现了陈书临敌沉着冷静，善于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才能。陈书因建立赫赫战功，齐景公封采地，赐姓“孙”，其孙子陈武（田武）改姓名为孙武，时年 12 岁。齐国陈氏中的孙姓由此开始。生平活动年代略晚于穰苴的孙武，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指挥家，曾同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阖闾经国治军，西破强楚，五战入郢，南服越人，北威齐晋，为吴国在春秋晚期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撰著的不朽兵学名著《孙子兵法》，体系完备，思想精辟，文采斐然，影响深远，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百世谈兵之祖”。

军事世家的优越条件，对于穰苴的成长和《司马兵法》一



书的充实成型之意义不可低估。在古代社会,文化交流较为闭塞,信息传播手段落后,家族内部专门学问的累代相传,多是学问传授、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历史上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为“家学”。儒学的传授是如此,所以汉代传经方面“家法”的盛行即多由于这个缘故。兵学的传授,同样体现了这个特点,所谓“孙氏之道,言之于齐,明之吴越”,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可见生长于军事世家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培养穰苴的优良军事素质,推动他积极投身军事实践,潜心研究兵学理论,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而他本人的杰出作为,也为陈氏军事世家的门楣增添了新的夺目光彩。

穰苴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建功立业,当是在受晏婴举荐,统率齐军击退燕、晋之师进犯的时候。春秋晚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矛盾加剧,国力稍减,失去了霸主地位。齐景公即位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高度激化,齐军士气不振,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利,不断遭到其他诸侯国的侵犯。齐国的西部疆界临近晋国,晋国在春秋末期时一度国力强盛,曾与楚国长期争霸;齐国的西北部疆界与燕国接壤,燕国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强大,与中原诸国接触频繁。约在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左右,齐国受到了晋、燕两国的攻伐。晋国攻到了阿(今山东省西部东阿县)、鄆(今山东省西部鄆城县)一带,而燕国军队也同时乘隙攻入齐国河上(故黄河南岸地区,今河北省沧州市和山东省德州市以南地区)之地。齐国守军屡屡败退,不能抵挡,形势危急。军事上的失利,使齐景公深为忧虑。

为了扭转败局,急需选拔和任用智勇双全的将领。政治家晏婴时任齐景公的辅弼大臣,面对燕、晋之师的进犯,他心里同样焦虑不安。他平时对田穰苴相知甚深,对穰苴的军事才能



甚为赏识，深知在这国难临头的关键时刻，只有穰苴出战才能挽回败局，解救齐国的危机。但是，穰苴属于陈、田氏家族，而陈、田氏族人正在用给普通老百姓施舍的办法争取民心。晏婴曾感叹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其（指老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左传·昭公三年》）他担心姜氏的齐国将来会被陈、田氏所篡夺。如果再让穰苴出来担任大官，掌握军权，则陈、田氏的势力就更大了。晏婴考虑再三，但仍觉得现在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宗族斗争可能会发生篡权的事暂时搁置一边。他毅然向景公举荐穰苴，说：“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意思是说，穰苴虽然是陈、田氏宗族中的远族旁支子孙，然而该人在政治上能够团结众人，在军事上则能够长于谋划，熟知兵法，能威慑镇压敌人，希望国君您将他提拔到统帅的岗位，承担破敌卫国的重任。

晏婴的话在齐景公那里还是很有分量的。齐景公当即下令召穰苴入宫，讨论兵事，商议退敌之良策。穰苴对军事素有研究，对当时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着深刻的分析判断。在齐景公面前，他侃侃而谈，讲得头头是道，齐景公听后感到非常满意。于是立刻授命穰苴为将军，率领军队去抗击燕、晋的入侵。那时他大约 30 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

穰苴从一个普通的平民和下层士兵被提拔为大将军，自知这样的提升和任命太突然，一个人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他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当监军来做他的帮手，景公答应了这个请求，派出自己平时宠爱之臣庄贾，作为监军，一同前往。庄贾平时一向养尊处优、自由散漫。在抗御外敌入侵出征之前，庄贾误期失约。穰苴对国君的宠臣庄贾仍是执法如山，依法处



决，毫不妥协徇情；对国君姑息养奸的赦令，穰苴也无所畏惧地加以拒绝，并对其使者进行了严厉的惩戒。这就是穰苴军门斩庄贾的历史故事，《史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整个过程，详见本书附录三中的译文，在此不赘。穰苴的如此做法，充分体现了他严整治军，坚决执法的立场和态度，给全军将士以一次生动而具体的军纪军法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将帅的权威，统一了全军上下的意志，增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为战胜强敌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穰苴的这种不畏权贵、严格执法的行为，也受到后人普遍的好评，成为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治军典范。

穰苴在处置完庄贾事件后，便率军向边境进发。他来回奔走于部队中间，亲自过问士卒住宿的条件，饮食卫生，医疗疾病的措施，等等。特别是他把将军应得的全部俸禄与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共同享用。他与士卒平分粮食，自己所得与最赢弱者差不多。对于有病的士卒，他尤其关怀备至，让他们多休息，用最好的药物给予治疗。经过几天的行军，穰苴与士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是，他再一次整顿军队，了解士卒中有什么困难，哪些人不能继续出征。在穰苴关怀士卒的精神感召下，部队士气高昂，一些有病的士卒也纷纷要求上战场，赴战杀敌，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晋国入侵之师，听说穰苴率领大军前来抗击，其军容整齐，军纪严格，个个奋勇争先，气宇轩昂，自知不能抵挡，便主动罢兵归去；燕国入侵之师，闻知穰苴亲率大军奔赴边境，其士卒争相要求赴战，也感到难以对付，便主动向西北撤退，回渡河水，其兵自解。穰苴率军乘胜追击，兵锋横扫齐国原来的疆界线，直至夺回齐国失去的全部土地，才引兵而归。穰苴以他严格执行军纪和关心爱护士卒的治军方法，激发了士卒奋



勇赴战杀敌的热情，从而使入侵来犯之敌闻风胆怯，齐国很快赶走了入侵者，收复了失地。

穰苴率部凯旋归来。在齐都临淄城郊，他下令把兵器全部收藏起来，解去盔甲等武装，并举行效忠国家和君主的宣誓仪式，而后才进入齐都。穰苴的这一举动，正是履行了他在所撰兵法中的政治主张，“军容不入国”。在他看来，治国应该以仁义，而治军必须以勇力。如果军容入国，则国内以勇力相对抗，国家就会大乱。齐景公听说穰苴率领的军队正凯旋而归，为了表示对全军将士的敬重和庆贺这次胜利，便与政府的重要官员到都城郊外来隆重迎接。他们向全军将士表示慰问，举行了热烈的欢迎礼仪。然后，一队队解除了盔甲、藏好兵器的齐军，返回到他们原来的宿营地。景公特地安排了与穰苴的会见，对穰苴击退燕晋入侵之师、挽救危急局面的功劳，大加赞许，并决定尊穰苴为“大司马”，让他掌管全国的军事，以嘉奖他在这次事件中的特殊功勋。

陈、田氏家族的穰苴，被任命为“大司马”后，人们就不再提他原来的姓氏，世人皆尊称他为“司马穰苴”。

穰苴是晏婴所推举的，两人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自此，晏婴管理文事，而司马穰苴负责军事，成为景公中期两位职权最高的文武大臣。景公十分信任晏婴和司马穰苴，曾说过：“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说苑·正谏》）由于穰苴被任命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陈、田氏宗族在齐国的势力更加壮大，逐渐掌握了齐国的军权。

齐国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由来已久。春秋初年，国氏、高氏世代掌握齐国的政权，成为齐国的世卿。国氏、高氏与国君平起平坐，各掌握着国家三分之一的军队，其权势竟然与国君鼎足而立。在齐国还有许多领有封邑、有权有势的卿大



夫。自陈公子完避难来到齐国后，陈、田氏族人在齐国也逐渐领有封邑，并有自己的私属军队，参加了卿大夫之间的角逐。在军事上，陈、田氏与鲍氏联合，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击败了齐惠公的后裔栾、高二氏。陈、田氏把获胜而分得的田产“尽致诸公”。于是，齐景公之母“穆孟姬为之请高唐”（《左传·昭公十年》）。陈、田氏在获得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以后，其势力更是日渐强大。陈、田氏中的穰苴又被任命为人司马，掌握了全国的军队。这件事不仅使一向与陈、田氏对立的国氏、高氏怀恨在心，不能容忍，而且使原来与陈、田氏取联合态度的鲍氏，也感到其势力的威胁。陈、田氏势力在春秋后期的迅速发展，日益壮大，咄咄逼人，引起了其他贵族如国氏、高氏、鲍氏的极大嫉恨，也导致了陈、田氏与国君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为了抑制和排挤陈、田氏的势力，高氏、国氏和鲍氏联合起来，一同到齐景公那里去进谗言，讲司马穰苴的坏话，造谣中伤，污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品德，甚至说他要谋反，篡夺景公的政权。齐景公本来就是一个昏庸之主，没有自己的主见，对司马穰苴也多少存有猜忌之心，担心“功高震主”，此时听信了鲍氏等贵族的谗言，便糊里糊涂地罢免了司马穰苴的官职，将他逐出政治、军事中枢。

胸怀大志的司马穰苴，被晏婴举荐当了齐国的大将军，又因击退晋、燕进犯之功而被提升为“大司马”，本想兢兢业业，改革齐国的军事、政治，为齐国的强盛而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但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他不幸被卷入到卿大夫各宗族之间的斗争中，被其他宗族官吏的谗言所陷害，落得了一个罢官免职、被逐出宫廷的结局。司马穰苴无端遭到陷害和贬斥，内心不胜悲愤。他离职后只得将满腔热情和满腹的才华倾注到整理研究古代兵书，总结自己的军事实践理论的著书



立说工作中去。由于他曾担任过“大司马”一职，所以他一方面对西周流传下来的古司马兵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阐发其中的精妙哲理，总结其中的条文要则；另一方面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军事实践和丰富的治军作战经验，根据平时积累的兵学研究心得，埋头撰写兵书战策。

司马穰苴因无端的罪名突然遭到的排斥革职，雄心壮志受挫，对国家前途也十分担忧。他忧心如焚，精神上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而这个精神上的打击直接影响了他生理上的健康，身体状况很快趋于恶化，终于在正当盛年之时染上重病，一卧不起，抑郁而终。其时大约在齐景公三十年（公元前 518 年）左右，司马穰苴可能年仅 40 多岁。一代才华出众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在齐国横遭陷害致死，使其旁系族孙孙武受到极大的震动，这应是孙武离开齐国、出走到吴国的直接原因之一。

司马穰苴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一场沉痛的悲剧，对于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也是一个较大的损失。在当时，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使齐国的政局更加动荡，陈、田氏宗族与姜齐政权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激化。自司马穰苴死后，田氏之族的田乞、田豹等人更加怨恨高氏、国氏。齐晏孺子元年（公元前 489 年），田乞与鲍牧及诸大夫联合，大败国夏、高张之军。齐简公四年（公元前 481 年），田氏之徒杀齐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此时，时代已经告别春秋诸侯争霸时期，开始步入战国群英争雄时期。到齐平公五年（公元前 476 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 386 年），田常后裔田和自立为齐君。至此，齐国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以田氏的胜利而告终。司马穰苴



之死似乎成了田氏代齐的催化剂，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只可惜司马穰苴本无意参与卿大夫各宗族间的斗争，却做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由于司马穰苴身为田氏集团的成员，本人又在军事上卓有建树，因此当田氏代齐完成之后，他又受到田齐政权统治者的推崇尊奉。齐威王时（公元前 356～前 320 年，在位 37 年），“用兵行威，大放（效）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至此，司马穰苴及其军事思想的价值才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司马兵法》成书过程及流传

司马，上古军事官名，是职掌军队和军赋的最高官职，西周初年已经设置。早在殷商时期，由于以马为动力的战车是武装水平的标志，因此人们就以马称呼战车，并以此表示武装，而率领武装的职官就以“马”为名。殷墟卜辞中，常常见到马、马亚、马小臣等职官，这些含有“马”字的职官都是武官。“司马”一职即源于此。《说文解字》曰：“马，武也。”《荀子·王制》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都足以说明司马是武事之官。《尚书·牧誓》记载，武王在牧野告诫全体伐纣的官兵说：“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由此可见，三司（司徒、司马、司空）在当时“御事”的政府官员中地位极高。“司马”在西周金文中更是常见的官职，在不少铭文中，“司马”还是西周册命礼中的“右”者，如《师奎父鼎》、《走簠》等。据《周礼》记载，夏官之属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司马们的职责是：大司马，掌武事，统帅军队；小司



马，是他的副手；军司马，兼掌车卒；舆司马，掌军车；行司马，掌步卒。从职责看，司马显然是军事高官的总称。

在司马穰苴之前，各国都有专讲军事理论和军事制度的典籍，由于“司马”是西周掌管负责军事的高官，所以习惯上就把有关军事的法制、法规典籍笼统地称为《司马》或《司马法》。《周礼》中的大司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马“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县师“则守法于司马”，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周礼·地官·县师》还记有：“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久而久之，军门中必然会形成一套固定的军法、军礼制度。把这套制度记载下来，就成为《司马兵法》一书。在这本书中，既然有军法、军礼等各种制度的叙述，也会有如何对待军事行动的思想。它的作者不会是一个人，它的成文很可能是历朝的司马官或其他官吏陆续编成的。可见上古之所谓《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是公认的军事法则，是先秦之前历代司马关于当时战争问题言论的汇录，是高级军事官员所用的军事法规汇编，是一部权威性的军事法典。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与许多先秦古籍一样，《司马兵法》也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经过长期流传而后结集成书的。

《司马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著名兵书之一，其成书的历史十分漫长。大致经历了“司马之法”、“古者司马兵法”、《司马兵法》3个阶段，其中《司马兵法》的最终成书，又经历了司马穰苴的校理和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的全面整理两个时期。这漫长的成书历史，是研究《司马兵法》所必须考察的问题。

1. 西周时期的萌发草创阶段。司马之官职，远古时代就有，司马之兵学思想也应随之萌生。《淮南子·齐俗》曰：“故



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论衡》吉验篇、初稟篇所述也略同。据《周礼·夏官司马》说，西周时代司马的职权是掌管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这里的“太公”是吕尚，“《司马法》所从来尚矣”，是说《司马兵法》在吕尚之前一直受人们的重视，说明《司马兵法》在西周之前就流传开了。那么，黄帝至殷商，就应该是《司马兵法》思想的孕育阶段。上引《自序》又说太公“能绍而明之”，吕尚曾经继承和发扬了《司马兵法》。吕尚在西周的身份值得注意，他是西周的首任司马，《论衡·是应篇》记载：“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而且《周礼·夏官司马》说：“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司兵之官按照“司马之法”颁发兵器。可见吕尚“能绍而明之”是可能的，而且西周确实存在一部“司马之法”，是后来的“古者司马兵法”的前身。

2. 春秋中期的产生、普及阶段。据考证，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中期，产生了“古者司马兵法”。这个“古者司马兵法”，内容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是关于远古有虞氏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军礼法规，具有官方认可的权威性，列为西周武官的教科书。其基本性质可能与《左传》、《孙武兵法》等书中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书相近，但也有可能是“司马法”为一类名，而《军志》等则是这一类名范围内的具体兵学著作。据《左传》记载，春秋诸侯多有司马之官，如孔父嘉为宋司马、子反为楚司马、韩厥为晋司马、子国为郑司马、公子燮为蔡司马、季孙为鲁司马，等等。



春秋时代 253 年之间，弑君 36 人、亡国 72 个、大小军事行动 480 多起。由此可以想见，春秋末期的司马穰苴之前一定有人深入研究过“古者司马兵法”。

3. 春秋末期的充实、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古者司马兵法”可能散失严重，后人理解它发生了困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只有同齐地有关系的“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并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是说司马穰苴对春秋以前的古兵法有很深的研究，尤其以能“申明”古司马兵法而著称。他有功而封为“司马”之官，打败晋、燕的军队，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古者司马兵法”，有所创新，本人也著有兵法。司马穰苴的“申明”，大概包括了对“古者司马兵法”的“申明”，是在春秋前期、中期众司马“申明”基础之上的“申明”，是春秋时期对“古者司马兵法”有代表性的一次广泛而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这个阶段，是“古者司马兵法”接近失传而尚未失传阶段，是司马穰苴校理和充实了“古者司马兵法”，《司马兵法》已见雏形。

4. 战国中期的成书阶段。大约春秋中期以前流行的《司马兵法》到战国初年已经散乱或亡佚。这时，齐威王从对外扩张的需要出发，在对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热心继承光大古代军事理论，整理齐国兵学，他曾多次向当时的军事家孙臆请教军事理论，这在《孙臆兵法·威王问篇》中多有记述。因此，他又组织人力，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重新进行编辑，以便恢复古代兵家法典。同时，鉴于司马穰苴的兵法不仅能够阐明古司马兵法，而且经受了实战的检验，证明十分有效，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齐威王为纪念司马穰苴，指派大夫负责研究、整理以往的